

# 平珩：舞蹈空間25年 自由、開放 繼續玩耍

台灣的舞蹈故事，怎麼能少得了舞蹈空間這一筆？上世紀70年代，雲門舞集成立，成為台灣舞蹈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事件；80年代，舞蹈空間舞團的出現則書寫出另一個故事。作為台灣第二個職業專業藝團，舞蹈空間在藝術總監平珩的主持下，成為聯結不同界別藝術家與創作者的創意平台。今年是舞蹈空間成立25周年，平珩與記者回顧舞團的故事，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，舞蹈對平珩來說仍然很「好玩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受訪者提供

1984年，平珩從紐約學成回到台灣，在父親，也就是皇冠文化集團董事長平鑫濤的支持下，建立了皇冠舞蹈工作室和皇冠小劇場。最初的概念很簡單，小劇場作為場地和平台，可以讓喜歡創作的人在這裡排練和上課，最後做作品呈現。1984年的台灣，社會還尚未解嚴，文建會成立了僅三年，兩廳院也正在建造中，民間的藝團不多，但對於藝文活動的渴求卻愈發熾烈。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舞蹈工作室和小劇場，堅持平台的自由感，不受限的創作主張與對小而多樣的美學的追求，很快讓熱愛藝術的人們聚攏起來，不知不覺間擔當起台灣劇場實驗中的先驅角色。

五年後，平珩正式成立了「舞蹈空間舞團」。舞團頗特別，不僅是表演團體，也是一個多元開放式的創意製作平台。「舞團一成立，我就很清楚這不是我自己的舞團，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創作，而是一個平台，可以請不同的藝術家來合作，編舞、designer，通通可以。」平珩說，「我們邀請不同的編舞家創作，舞者我們訓練好，你只要來編就好了。在那之前，可能編舞都要看舞者的時間表來工作，你周三有空，他周四有空，斷斷續續的。現在，則可以一下給你一個月的時間，每天五個小時，專注在作品上。可以說，大家從這裡開始學習甚麼叫做『專業的編舞』。」25年過去了，舞團發展成自己獨特的肢體美學，也不斷地與世界各地的編舞合作，作品獲邀至美國、法國、荷蘭、意大利、比利時等各個國家，全球展演製作的演出已累積超過700場。

## 從小劇場到藝術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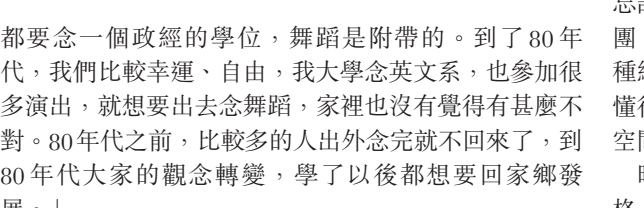
回顧25年的努力，平珩總笑着說：「我覺得運氣蠻好的」。她記憶中的上世紀80年代，是台灣文藝發展的轉捩點，社會解嚴前後，新的東西剛剛冒出來，大家開始從對「大」的推崇回歸到對「小」的探索，每個人都試，「如雨後春筍，又如雜草叢生」。對於舞蹈與劇場而言，專業的環境剛剛要出來，但還沒有發展完全，年輕的創作者們有了更多的機會。「上世紀70年代前，我們還沒有 dancer 這個名詞，都叫『跳舞的』，直到雲門成立，舞者才被認為一個行業。以前的人，比如林懷民老師他們，出去都不能直接去舞蹈，



舞蹈空間演出照：《時境》



舞蹈空間演出照：《月球水》



舞蹈空間演出照：《非愛情故事》

都要念一個政經的學位，舞蹈是附帶的。到了80年代，我們比較幸運、自由，我大學念英文系，也參加很多演出，就想要出去去舞蹈，家裡也沒有覺得有甚麼不對。80年代之前，比較多的人出外念完就不回來了，到80年代大家的觀念轉變，學了以後都想要回家鄉發展。」

1984年成立的舞蹈工作室與皇冠小劇場，也因此有了那麼點應運而生的味道。「我們那時開始嘗試黑盒演出，84年才開始做這個劇場，85年就收到香港舞蹈家黎海寧的信，說她有一個獨舞要演出，問我不可不可以到皇冠來演，我覺得好呀，也因為這樣就開始了小的藝術節。」平珩回憶說，小劇場與香港的緣分頗深，早期有不同的香港節目到皇冠演出，後來與香港藝術中心有了更多的節目交換，「讓我們覺得可能性不是只做台灣的演出，而可以和國際合作。」這種能量的不斷積攢，終於發展出後來的各種藝術網絡與平台，如1994年起每

年舉辦、推介各類小劇場節目的「皇冠藝術節」、1997年開始與亞洲主要城市的小劇場共同主辦的「小亞細亞——亞洲小劇場網絡」，以及1999年發展而成的「舞蹈網絡」等。

## 舞蹈的小秘密

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從事藝術行政的平珩，沒有太多可以參考的本土案例，一直摸索而來，她始終沒有忘記在舞蹈中「好好玩耍」的初心。做小劇場，打造舞團，策劃藝術節，她認為追求藝術就要永續經營。而這種經營，除了應對藝團硬件和行政上的難題，還要始終懂得從容面對藝術的無限可能，並順應這種可能、打造空間，靜待開花結果。

時常笑瞇瞇的平珩，言談中流露出一種自然樂觀的性格，雖然小時候就學跳舞，也跑到紐約去深造舞蹈，但她很早就知道自己不適合舞台。「在紐約讀書時，有一天做一個舞蹈動作，一彎腰，我看到自己的膝蓋有一點彎——彎一點比較舒服嘛。從這裡我就非常認識我自己，我是一個很會偷懶的人，如果要成為一個表演者，要非常懂得自我要求，所以我雖然會開心跳舞，但不適合在舞台上不斷自我要求。」但她在其他方面找到樂趣，比如學習拉邦舞譜，「舞蹈還有很多知識性、科學性的東西，表演反而不是自己最想要的。」

回到台灣，她開始教小朋友跳舞，自己學舞時沒有問過的問題，現在因為教學要不斷去問「為甚麼」，平珩



舞蹈空間藝術總監平珩 攝影：施舜馨

說：「我教小朋友，也在整理舞蹈。」原來舞蹈就是起承轉合，看似簡單，內裡複雜。學習舞蹈，是要專注過去的練習，也要對未來懷有好奇；學習舞蹈也讓人學習怎麼進退應對——既要當leader，要勇敢，也要學會與別人配合。對舞蹈體會越深，就越明白，「身體是一種能力，有了這種能力就能做不同的表達。」所以舞蹈空間舞團成立時，就和不同藝術家合作為目標，「透過身體和不同的人溝通」，是多麼有趣的事情。25年走來，平珩覺得辛苦的地方總會有，例如因為舞團作品風格多樣，觀眾可能很難對舞團的品牌有固定的認定，「比如他期待輕鬆喜劇的演出，結果下一次又不同；又或者他希望偏東方味道的演出，結果下一次又不一樣。」但她認為有趣的地方正在於讓大眾體會舞蹈豐富的可能性，見證人與人之間所激發出來的不同火花。

「舞蹈中有太多的不安定。」平珩說，多年來與舞者和不同藝術家相處，她看到不同人的有趣和可愛，和每個人成長的不同方式。「舞蹈很好玩，因為沒有80分，每次你都要盡最大的力，下一次卻要比上一次更好。但好在哪裡？有很多可能性，你會有很大的自由，我因此看到舞者很大的成長。和藝術家相處也很有趣，每個人都出好多難題給你，每一個他想要的東西都是天馬行空，但如果他都是規規矩矩，那出來就只是方塊。」25年來，舞團的舞者有聚有散，合作過的藝術家如燈火輪轉，平珩永遠抱持一種正向的觀點，默默觀察、欣然面對，不放棄每次小小的相遇。這也是舞蹈告訴她的小秘密：默契會讓人變得不一樣，那說不出來的微妙成分，隨著時光流轉緩緩沉澱，一切都被悄然改變……

# 「新作論壇：社會針灸」 起步中的策展型演出

文：肥力 圖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近三個月來西九文化區「表演藝術」活動停不了，繼六月舉辦與肢體運用有關的工作坊《新作論壇》，七月於油麻地「榕樹頭」舉行音樂與街舞活動《自由擺》，八月再有搞作：「新作論壇：社會針灸」。為期五天半的工作坊，請來加拿大Mammalian Diving Reflex劇團藝術總監、從事社區藝術的Darren O'Donnell主持，帶領一眾來自表演藝術、社工、治療師、研究員等界別的參加者，遊走上環太平山街一帶，觀察及訪問街巷人物，像題目「針灸」一樣，挖掘當中的故事及特質，甚至是社會(地域)上的一些矛盾與症狀，繼而嘗試策劃活動，與民分享，也讓大家一起參與，甚至一起策劃，這大概就是Darren想像的策展模式。

在與新加坡藝術節前總經理、剛出任西九文化區劇場發展主管不到一年的劉祺豐訪談時，他說當決定邀請Darren來港策劃是次工作坊時，不少人士也質疑，為何這種類似社區服務、希望與居民打成一片、一起創作活動的計劃，會由「表演藝術」來策劃？劉祺豐睜了一眼很堅定的自答：那什麼才是表演藝術？他形容一般人有一種既定的概念，以為表演必然指於場館內由表演者構成演出及觀眾在對面觀賞，然而就像「自由擺」一樣，當活動置於社區，而部分觀眾更因氣氛帶動而參與表演之中與表演者同舞時，所謂的表演者及觀眾的區分便變得模糊；更重要的是這種與民一起構樂的表演情景，更能影響居民情緒，讓他們樂在其中之餘，也對地區及社區藝術有了一份感情。而是次「社會針灸」可能更不同於前述「自由擺」類似我們熟悉的「環境劇場」情況，據Darren首日介紹自身過去於不同地域、城市的工作可見，其所創作的藝術從策

劃的部分開始，已讓居民參與及組織，策劃者只是了解當地情況，繼而給予一個藝術方向或框架，之後便由居民自行發展活動，而非由創作者製造一個「成品」，供觀眾欣賞或參與的層次。例如Darren曾策劃一個邀請一班十歲左右小孩擔任理髮師，並為居民剪髮的活動。誠如Darren所說，在沒有任何指引或事前訓練下，小孩剪髮的技術劣拙，出來的效果也不會好，然而整個氣氛卻是很有趣，成人及小孩不單樂在其中，也從中



術影響居民或令市民投入藝術的偉大，而是純然的與人傾談、了解社區，繼而導師誘導學員構思活動，讓居民參與。說穿了其活動的本質只純然為了好玩、「過癮」，卻又不是以外來者身份，體恤民情，為居民提供娛樂或藝術之流。以致導師指引學員策劃活動時，希望學員留意自身與社區的關係，重要的是有什麼吸引自己。而由於最終需要居民參與，如上所說成果是不可確定，但又必

然會有一定的效果，故此對學員來說，最終成效不是最重要的考慮。

最終經過五天工作坊，第六天(周六)學員則來一次報告自行構思的「社區藝術計劃」大綱，因為工作坊時間很短的關係，學員僅能介紹很初步的點子，如在磅巷一帶的樓梯邀請居民玩遊戲，或佈置樓梯，令居民經過時與「作品」互動等。這些活動是否真的實行還是其次，重點是學員從導師中學習一些讓居民一起參與活動的理念，預計於之後幾個月內與Darren保持聯繫，創作更嚴謹的計劃，好讓Darren於下年再來港時，嘗試看看其中有否可行的方案，才深化構思。

經過觀察是次工作坊，可以說這種非目的性的策劃，比起有計劃地希望協助居民拓展藝術視野或改善生活之類，對社區及居民來說更有意義。就像是次合作單位「磅巷關注組」楊子傑形容，成功暫時令政府擱置於磅巷興建扶手电梯後，他們現在要做的不是要教育或團結居民，而是生成活動讓居民參與，讓彼此了解，更重要的是對自身生活的社區多一份關心。不加以任何導向，而讓居民從活動、遊戲中自行與土地及人物產生感情，事實證明，其中人與人連繫才會變得更加鞏固。策展者只是給予一個點子及集合不同人士的契機，甚或只付出最初啟動活動的有限資源，最終活動的走向、過程、成效、結果也取決於該組合內的人士，而策展者則只是該活動的代表，卻又不用直接干預。我想這就是Darren帶來的策劃活動的基本理念，而且很適合人口密集、關係卻疏離的香港城市，就像參與最後一天工作坊報告的上環居民所說，活動令他們更懂得愛惜居住良久的土地，及渴望多了解近在咫尺卻不相往來的人的生活。

# 歷史劇《運之河》 開啓江蘇文化藝術節

香港文匯報訊(實習記者朱皓南京報道)「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。天理昭昭，永誌不忘！」20日晚，在氣勢恢宏的音樂聲中，由江蘇省委宣傳部、省文化廳、省演藝集團聯合出品的大型原創歌劇《運之河》拉開了第二屆中國·江蘇文化藝術節序幕。

據悉，《運之河》是以隋煬帝開掘大運河為經，以隋唐時代更迭為緯，編織出一部蕩氣迴腸、令人警醒的歷史正劇，形象闡述了大運河不但是是一條貫通南北的「運輸之河」，還是一條承載國家榮辱興衰的「命運之河」。該劇由著名作曲家唐建平作曲，著名劇作家馮柏銘、馮烈烈編劇，著名導演邢時苗執導，開幕式主演為著名歌唱家戴玉強、殷秀梅、彭亮亮、張海慶、李響、張其萍等。

本屆藝術節以「弘揚真善美，唱響中國夢」為主題，涵蓋戲劇、音樂、舞蹈、繪畫、雕塑、雜技、曲藝、民間工藝等多種藝術樣式，共有11大類、64項活動。劇目新、形態新，是本屆藝術節的一大亮點，其中，僅新創劇目就有26台，此外還特別加入了微電影、現代工業設計等新興藝術形態。

天天有演出，市市有活動，人人可參與。藝術節期間，江蘇全省專業團體、文藝院校、群文隊伍將多元組合，傳統媒體、新興媒體立體化宣傳，形成上下聯動、相互呼應的大格局。既有優秀作品的展演展覽展示，又有新人新作的大賽評比；既有以南京為中心的主場地，又有省市聯動、遍佈江蘇的分場地，將多側面、全方位、大範圍地展示近年來江蘇文化發展的豐碩成果。記者了解到，此次文化藝術節將秉持「勤儉辦節，高效辦節」的理念，不重奢華重品質，不重形式重內容，所有活動做到簡樸而不簡缺，簡約而不簡單，讓老百姓得到更多實惠和精神享受。



圖為著名歌唱家戴玉強、殷秀梅在《運之河》演出中 實習記者朱皓攝